



Система актер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 Пекин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

主编◎崔宁 刘章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中国戏剧出版社

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研讨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
崔宁, 刘章春主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104-04091-0

I. ①斯… II. ①崔… ②刘… III. ①话剧表演—学
术会议—文集 IV. ①J83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376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策 划: 李鸣春
责任编辑: 李鸣春
美术编辑: 孙 林
责任印刷: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20千
版 次: 2013年10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091-0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表演体系

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Система актер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 Пекин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Система актер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 Пекинский народны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атр

主 编 崔 宁
刘章春

副 主 编 杨 琳
陈 利

中国戏剧出版社



童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斯氏体系与北京人艺（代序）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我的艺术生活》中，论及契诃夫的绝命作《樱桃园》的时候，说起了契诃夫的死亡，说他的死“美丽，安详而庄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死，也“美丽，安详而庄严”。据说他在弥留之际，还轻轻地诵吟了莱蒙托夫的名诗《白帆》——“在大海的蓝色雾霭里，一叶孤帆闪着白光……”

他死得如此安详，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他所创造的斯氏体系将永生。他在《我的艺术生活》的结尾处，就十分自信地说，他的体系将“是一切人都同样必需的”。

此言不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戏剧话题，是一个常常被戏剧人参照的戏剧体系，尽管时代在变，但人们照样要研讨“变化着的时代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1989年俄罗斯开过一个研讨斯氏体系的国际会议，已故的上海导演胡伟民曾参加这个会议，它的会标就是：“变化着的时代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会标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同样会着眼于斯氏体系在一个变化了的戏剧环境中的继承与发展。这就不能不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焦菊隐先生，看看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将斯氏体系的精华吸纳进他的中国话剧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中的。

现在看来，在建国之初的舞台实践中，学习借鉴斯氏体系最为成功的两个导演是北京人艺的总导演焦菊隐和中国青艺的总导演孙维世。因为他们两人对斯氏体系的精华了解得更为透彻，而且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

但在“斯氏体系中国化”的实践中，焦菊隐表现得更为执着。1953年8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十五周年”大会，焦菊隐在发言中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创造性地学习借鉴斯氏体系的诉求：“我们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同样不应当生硬地搬用理论和教条。应该根据他的观点、思想和方法，研究我们的生活实际和创造活动，结合着我国当前情况，来寻求具体的运用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它和发展它。”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焦菊隐在排演北京人艺的开幕大戏《龙须沟》时提出的“心象说”，实际上就是他从中国民族戏剧美学出发并适应着中国话剧舞台艺术实际与中国观众欣赏习惯，而对斯氏体系做出的精心的吸纳、修正和发挥。

他吸纳的斯氏体系的精义是什么？就是焦先生为解读斯氏体

系而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信念与真实感”。也就是说，演员要获得“我就是”的“信念与真实感”。

北京人艺先一辈的演员，对于斯氏体系的认知不尽相同，比如对于“从自我出发”的认识就有歧义，但恰恰是在对于“我就是”这个重要的斯氏体系的概念，大家倒是有共识的。

于是之是焦菊隐先生很器重的演员。1994年5月7日，于先生与我做过一次“戏剧对话”。他在这次对话中也谈到了他对斯氏体系的基本认识，那就是：他反对“从我出发”，但支持斯氏体系中的“我就是”的主张。他说：“一个演员追求‘性格化’，他从生活出发，观察、揣摩、模仿，经过他的努力，他对于他要扮演的那个角色，建立了信心，得到了自由，也就是说他抓住了他的角色的自我感觉。这时候，我们一般就叫有了‘我就是’了。”

我想，于是之的一些成功的舞台创造都是达到了斯氏体系所要求的“我就是”的境界的。

我由此想起了前苏联导演列兹尼科维奇 1991 年在北京看了《茶馆》之后的观感。他说：“像于是之这样的表演水平，只有老一辈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才能达到。”他由《茶馆》看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联系。他当然不会知道，北京人艺成立之初，它的四位奠基人就一致地想把北京人艺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

环顾中国剧坛，也只有北京人艺曾在 1991 年邀请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来京排演《海鸥》，也只有北京人艺在

2011年邀请莫斯科艺术剧院来京演出《樱桃园》等三个戏，今天的中国，也只有北京人艺一家在开这个研讨斯氏体系的会。

然而，斯氏体系没有停止在技术层面上，“戏剧道德”也是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熟知的两句口号——“爱心中的艺术”和“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就是斯氏体系中的重要演员道德原则。而在这个方面，北京人艺也有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发扬。

北京人艺老一辈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无比忠诚，有口皆碑，而像董行佶、黄宗洛这样的艺术家在痴迷地塑造难忘的小角色时所表现出的大家风范，依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是一个戏剧的革新家，而且都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一个坚守自己艺术信仰与操守的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我的艺术生活》的最后一章写到：“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想成为我实际上就是的那种人，成为按照天性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应当成为的那种人。”

我觉得北京人艺的老一辈的艺术家都有这样的艺术家的气度与风骨。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生活与艺术理念，也将激发北京人艺的各个年龄段的演员认识自我的自觉。

2013年1月6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 契诃夫在读《海鸥》剧本，其左侧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 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



▲ 莫斯科艺术剧院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涅米洛维奇·丹钦柯

目录 \ CONTENTS

斯氏体系与北京人艺（代序）

童道明

002

“我就是”，我不是

——斯氏体系和北京人艺

蓝天野

019

形体动作方法和民族化

郑 榕

031

我都受益了些什么？

朱 旭

045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与北京人艺

张奇虹

054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顾 威

011

虽已逝去，仍活着……

——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 150 年

林荫宇

025

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感

解玺璋

033

从时间节点，看斯氏体系接受过程中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姜 涛

050

我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表演体系的一点心得

班 赞

06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焦菊隐、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生 150 周年

刘诗兵

065

斯氏表演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对中国话剧现状的意义

——在“斯氏体系与北京人艺”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晓鹰

075

从《雷雨》在莫斯科演出想到的

刘章春

085

北京人艺是学习斯氏体系的大学

李 源

109

说不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氏体系与北京人艺”研讨会传真

贾 锰

14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

145

后 记

071

不解的情缘

——北京人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罗锦鳞

081

我的学习汇报

李 滨

098

北京人艺与斯氏体系

张 帆

116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简论

白嗣宏

14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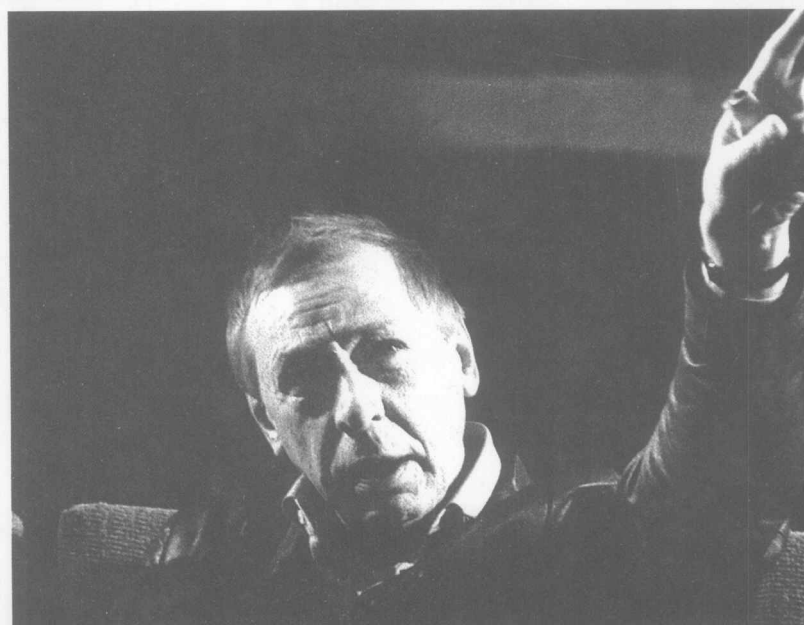
► 1935年，梅兰芳率团到莫斯科演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奥涅金排练大厅合影。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塔吉克戏剧学校的学生在奥涅金大厅排练场交谈



► 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



“我就是”，我不是

——斯氏体系和北京人艺



蓝天野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导演、演员

还是那句话，谈演剧艺术很难。主要在于，演剧和其他艺术创造门类有很大不同，演员自身是创造者，又以自身为创造工具，并且要以自身呈现创作成品——角色。

我（演员）不是他（角色），但演员要自己在舞台（或银幕）上，去呈现那个不是自己的另一个人物。

于是，自有戏剧以来，有识之士试图研究“我和他”的关系，寻找解决“我演他”这一矛盾的艺术创造课题。见仁见智，世界上出现了极不相同的演剧主张，形成流派、体系。持鲜明见解的有布莱希特、狄法罗、哥格兰、梅耶荷德……当然还有古希腊戏剧、中国京剧独特的演剧方法和理念。

影响最大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它对很多国家，诸如英国的戏剧、美国好莱坞电影等，至今都有重要影响。但就在十九世纪俄国到苏联，都有人持异议，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有的别树一帜，有的在斯氏体系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创造见解。

斯氏体系产生的背景，是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化艺术的巅峰时期，戏剧出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这样的巨匠，是必然的。“体系”的产生鉴于两个方面。

一是要克服充斥舞台的刻板化、虚假造作的套路表演，同时也是对那一时代涌现出的优秀表演，包括俄国的赫半略夫，意大利的萨尔维尼等一代人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总结，